



我要自由，她要宠爱，可彼此回头，却发现一切终抵不过……蔓蔓紫藤，万仞宫墙。  
情如此，爱如斯！皇权之巅，你我终是一步之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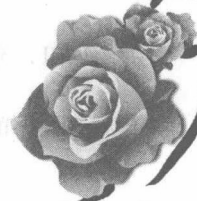
# 盛唐秘史



笑晨曦◎著

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

# 盛唐秘史



笑晨曦◎著

重庆出版集团  
◎  
重庆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盛唐秘史/笑晨曦著. —重庆: 重庆出版社, 2009.7

(凤鸣九霄)

ISBN 978-7-229-00664-8

I. 盛… II. 笑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070996 号

## 盛唐秘史

SHENGTANG MISHI

笑晨曦 著

---

出版人: 罗小卫

丛书策划: 李子

责任编辑: 李子

责任校对: 何建云

装帧设计: 余一梅



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 
重庆出版社

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: 400016 <http://www.cqph.com>

重庆升光电力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
E-MAIL: [fxchu@cqph.com](mailto:fxchu@cqph.com) 邮购电话: 023-68809452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---

开本: 720 mm × 1000 mm 1/16 印张: 15.75 字数: 246 千

2009 年 7 月第 1 版 2009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229-00664-8

定价: 25.00 元

---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: 023-68706683

---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世上最遥远的距离，不是生与死，不是我爱你你却不知道，而是彼此相爱却距一步之遥……

## 前 言

一直很想写贴近历史的故事，一直很想写关于大唐的故事，一直想写一个奇特女子的故事。她的地位不高，也不必太聪慧，不必太漂亮，不必太能干……在我心中她应该是非常普通，有一点爱耍小聪明的女子。但是时势造英雄，她的经历应当非常坎坷，最后回头让人羡慕。

这样的女子在古代很少，若真要计算，武则天应该算一个。为了完成这样的故事，三年前我开始收集资料。本打算写武则天，关于她的资料更是不可少。可是越看那些资料，在喜爱那个繁华和缔造无数奇迹的时代时，我就越不知道如何下笔写武则天。

试想，在那个灿烂的时代，在那个男子为天的时代，是怎样的东西让一个女人放开时代的烙印，成为千百年来至今为止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女皇帝？很多史书将她打上了野心家的烙印，仿佛她天生就有很叛逆的思维，仿佛她从生下来就想着当皇帝，仿佛她和李治在一起都是她算计的阴谋……我想不通，唐初承接隋朝风气，在一个依照长孙皇后《女则》为模板，就连武则天也会写出《内训》的时代，怎么可能有女子生下来就想着当皇帝，怎有女子在不得圣宠的时候就想到勾引皇帝的儿子？对于武则天，我是彻底不知道如何下笔。

大人物不知道如何写，就写个小角色吧！在跟老妈看《怀玉公主》，看着青青被随意处罚、被整死的时候，我忽然很想写一个宫女，想要小宫女办大事情。可纵

观古今,历史中记载小宫女成大人物的史实如凤毛麟角;更何况,一个宫廷最底层的小宫女,如何能够抗争命运,进而抗争历史?

可是,我偏偏就想写唐代历史,就想写个小宫女。天马行空中,可爱的玥月诞生了。只有这样一个出生于现代,被男女平等的思想浇灌长大,思维独立的女子,才可能。因为不属于唐代,所以无法融入那个时代;因为她太过渴望生存,所以不自觉之下她慢慢改变自己;因为不甘心命运,所以慢慢用现代的思想改变身边的人……无形中融入了历史潮流。

没错,这的确是个穿越小说。但是我更希望大家看的时候,把它当成野史传奇。毕竟它不同于一般的穿越小说,在寻找历史缝隙甚至衣食住行时,我花费了太多心血。

可以说,文章大部分内容,不会出现不属于初唐的物品,不会出现不属于初唐的称谓。当然,为了文章好看,我刻意犯下的错误除外。

最后希望大家能够喜欢一个宫女在大唐悲伤生活的血泪史!



# 目 录

CONTENTS

- 001 前 言
- 001 第一章·水中楼阁  
——当一切错过的时候,我们从这里开始。
- 012 第二章·镜中花  
——紫藤花下,我们相遇了。
- 026 第三章·无 归 兮  
——无法离开,也许一切都是注定。
- 036 第四章·狮 子 骝  
——马骝是历史的相遇,也是历史的开端。
- 051 第五章·风 初 起  
——我又欠你一命,我能拿什么还?
- 064 第六章·月 初 上  
——望着彼此,情早已藏在青丝之下。
- 076 第七章·鹊 枝 头  
——恩宠! 爱恋! 谁能分清?
- 090 第八章·忘 忧 草  
——爱,真能忘忧?

107	<b>第九章·同心劫</b> ——恋你，可无法认命。
122	<b>第十章·蝶恋花</b> ——无法承认的不是命，而是情。
134	<b>第十一章·舍心链</b> ——不是不爱，只是给不了爱。
146	<b>第十二章·宫斗劫</b> ——不想利用任何人，只是天命逼人。
157	<b>第十三章·风云起</b> ——风云不是落幕，而是伊始。
171	<b>第十四章·情根种</b> ——前生 500 次的回眸才换得今生的一次擦肩而过。
190	<b>第十五章·空离别</b> ——我只是默默望着你离开，祈祷你幸福。
203	<b>第十六章·离亡恨</b> ——大悲无泪，大悟无言，大笑无声。
215	<b>第十七章·泪相思</b> ——相爱未能爱，相恨难以恨，你我终有一步之遥。
228	<b>第十八章·计中计</b> ——曾几何时，我亦懂了算计。
240	<b>第十九章·勿相离</b> ——君生我未生，我生君已老。君恨我生迟，我恨君生早。
245	<b>后记</b>





——当一切错过的时候，我们从这里开始。

青丝如墨，眉如远黛，眼如秋水，唇如艳桃……一张融合着稚气和娇艳的豆蔻年华的少女面，笼着细腻如缎的眼光映在明澈的铜镜上。

“唉——”媚娘额间轻颦，就连此刻嫣红如霞的锦裙，裙上华丽夺目的牡丹，亦难令她有一丝欣喜。

明月去为韦贵妃<sup>①</sup>梳髻已有一个时辰，怎么算也该回来了。可至今未见人归！想到明月离开时的欲言又止，韦贵妃近侍彩霞带走明月时眼中闪过的阴狠，媚娘猛打一个寒战，心如雷击，愕然站立：“小顺子。”雕雀珠钗在阳光下亮若晨露，手间铃铛随袖而响，杂乱如此刻心绪。

“武才人。”粉头白面的小顺子，忙绕过屏风进入内室，恭敬向媚娘行礼。

媚娘从一旁的紫檀木雕花镶珍珠盒中，取出一袋碎银递给小顺子：“去韦贵妃那儿打听一下，为何明月还未归？”黑浓的睫毛微微低垂，她愣了片刻，如画的衣袖执在胸前，宛若旭日的黑眸乍现聪慧的流光，“记住，要快！切勿惊动韦贵妃。”

小顺子傻傻地愣了愣，眼睛骨碌骨碌地转溜一圈，笑咪咪地收起钱袋：“喏。”脚下抹油似的，一溜烟消失在屋内。

不到半盏茶的工夫，小顺子满头大汗再次出现在屋内。望着自他离开后一步未移的媚娘，他惊讶地挑高眉头，转动眼珠，“咚”地一声，双膝跪在媚娘面前：“武才人，不好了，不好了。那边宫人说，明月早拿着赏钱离开了。”

① 韦贵妃为韦珪。初嫁李珣，后改嫁李世民。在贞观元年得到贵妃册封。





“不可能。”黑眉一蹙，眸中的厉色让人不敢直视。

“不过，我刚才见彩霞和几个宫女抬着一个麻布袋向冷宫方向去了。”小顺子跪在地上哆嗦。

冷宫？难道，明月听了不该听的东西，犯了不该犯的过错，韦贵妃要除掉她？媚娘的眉头锁得更深，黑白分明的瞳子快速转动，脸上尽是连桃花妆也难遮盖的严肃。

她该怎么办？去求德妃<sup>①</sup>？不，德妃不会为一个宫女得罪韦贵妃，更何况时间紧迫。

明月！她们名为主仆，实则情同姐妹。难道真要她眼睁睁看着自家姐妹在翡翠衾寒的后宫惨死？不，她要救她。

冷宫，麻袋……后宫秘密处决宫人，通常会用失足溺水或者凭空消失……凭空消失的人，通常是被人投井。

而靠近冷宫有一处刚好有口废井，那里人迹罕至，正是杀人毁尸的好地方，“小顺子！”心提高在嗓间，她恍惚看见明月惨死的模样。

“喏。”

“拿捆绳索，跟我来！”后宫无人可靠，她唯有靠自己！她挥袖提裙，大步离开，艳丽的裙摆在空中掀起一层层刺目的波浪。

明月！媚娘赶到井边时，彩霞正拽着明月的黑发向井边拖。小顺子见状，意图上前赶走彩霞，却被媚娘拦住：“切勿妄动。”

她虽是受宠的才人，但韦贵妃权掌后宫。此刻她和小顺子贸然出手，只怕彩霞一时气急，连同他们一块儿杀人灭口。媚娘暗示小顺子切勿出声，遂领着小顺子藏在灌木后。

“别怪我，后宫是贵妃的天下！不从她的人，没一个能活！”彩霞艳若桃李的面容扭曲得如同地狱恶鬼，凝水的眸瞳充溢残暴的杀戮之气。她站在一旁呵斥着一群浑身发抖的小宫女，咆哮命令她们钳制住疯狂挣扎的明月。

“放开我，放开我！我不会放过你们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们……”渐渐地明月瘦削的双肩失去了气力，清秀如拂柳的面容失去光泽……唯独那双丹凤眼明亮

<sup>①</sup> 德妃为燕氏，与武则天母亲关系亲密，可算武则天表姐。李世民还在青年时，燕氏就已经做了他的姬妾，后生下了越王贞和江王器，一直升到德妃。



得如同烈日，明澈得如同寒潭，锋利得如同利剑。

她不该听见太子承乾和彩霞有染；她不该听见韦贵妃与太子承乾密谋如何除掉魏王；她不该听见韦贵妃讨厌处处替德妃出头的媚娘，想要杀鸡吓猴，废掉媚娘……只可惜一切难以回头，她等不到媚娘晋升昭仪，也等不到李君羨为她披上嫁衣。

“呸！”泪水从眼角滑落，明月咬碎舌尖，朝彩霞愤恨吐出一口带血唾液，“我一定会回来，我一定会回来找你们。我要你和韦珪食难安，夜难寝。我要让在场所有人不得好死！”明月黑白分明的眼瞳充盈犀利的血丝。

“哈哈哈哈！”从她效忠韦贵妃开始，这些话她听得太多。彩霞踹了明月一脚，抽出明月随身携带的丝绢塞入明月口中，“扔下去！”彩霞瞪了眼明月，转身对身边的宫女叱喝。

捆束明月的小宫女们害怕地看了彩霞一眼，颤抖抬起明月的手和脚，闭上眼睛将明月推下古井。

“嘭咚！”古井中溅起一尺高的水花，明月口齿不清的叫嚷声，在井中消失。望着幽深的古井，想到明月的诅咒，一阵冷风吹过，彩霞猛颤了一下，反倒害怕起来。

她惊恐地咽下一口唾液，恍然觉得双眼流血的明月正从井底向上爬。“走！”她踉跄后退一步，呵斥着身边的小宫女，稳住发抖的身形，领着一群宫女慌乱地逃开。

“走！”见彩霞离去，媚娘忙拨开灌木大步向前，望着自己在井中华丽的倒影，媚娘高悬的心“扑通”猛跳。

“武才人，要不我捆着绳索下去看看。”探出半个身子看着静谧如镜的井面，小顺子心生悲痛。明月只怕是凶多吉少！念及平日明月的和善，两行泪不由涌出。

“哭，哭什么哭！”心中的杂乱被小顺子一扰，竟变成团乱麻。明月，明月，明月如此轻易就被灭口了吗？媚娘揪住胸前的衣襟，盯着那古井，一步也不敢向前。

“咕噜……”忽然从井底冒出一串气泡，一缕黑发缓缓从井底浮起，“小顺子，还不捆绳下去。”欣喜的亮光在黑暗中燃烧驱走哀伤的绝望，媚娘笑逐颜开地吩咐满脸惊讶的小顺子。

怎么会，怎么会，又浮上来呢？“喏！”小顺子怀着满腔疑问，将绳索一端捆绑在粗壮的树干上，一端结在腰际，快速下入井中。

很快他拽住井中的黑发，抓住溺水人的手臂。那刻光滑如缎的触觉让他惊叹。他明明看见明月套着身襦裙被推入井，怎么刚落井明月的衣袖就消失了呢？

借着井中微弱的光亮，他将背向他的明月翻了个身。“啊！”惊恐的叫声响彻古井，他双手发颤，差点松开手中人，将对方踹入井底。

“小顺子？”媚娘提着亮泽的裙摆，弯腰探向古井。可井中光线黯淡，她仅能看见小顺子抱着一女子。

“她，她，她是明月？”不，她，她不是明月！明月着红白窄袖襦裙，一颦一笑宛如风中绿杨、俏丽修长。可他怀中的女子，虽有明月的身形，但那身装束露肉显骨，就连青楼女子也不敢如此打扮……难道，她是井中精怪，抢了明月身形，夺了明月魂魄？看着怀中穿着粉色T恤，蓝色牛仔裤，面容却偏同明月一模一样的女子，他害怕得发抖。

“还嚷什么嚷？！快，快把人带上来。”媚娘抚胸叹出口长气，紧蹙的含烟缓缓舒开。还好，赶得及时，救了明月！

“喏。”她究竟是谁？满怀疑惑，小顺子一步步攀向井口。

“小月！”看见那张熟悉的面容时，媚娘满怀喜悦，眼含泪花，扑上去。但顷刻，她目光发直呆住。明月落井前还穿着艳丽的襦裙，可这会儿她的衣着怎会变得如此怪异和孟浪？还有那张面容，明月明明画着明艳的盛世妆，可此刻怀中的女子为何素面朝天？……难道，她不是明月？

望着阳光下，发丝飘散、素面苍白的女子，媚娘搂着她的颈项，缓缓仰天闭眼。明月那张梳高髻、描白妆、着襦裙……笑若杨柳扶风的容颜在脑海中荡漾不止。

刺骨的水如摄魂的蛇般紧紧缠绕着她的躯体，冰凉的水从五官向她五脏六腑压迫……浑身刺痛得没有一点力气。

爸爸，妈妈……她仿佛回到了十多年前车祸时被父母紧护在怀中的情景。那时，父母的鲜血，也像这井水一样冰冷，她的眼前除了一片红，还是一片红……

“玥月，活下去，一定要活下去。活下去就有希望，就有幸福！”父母的容貌渐渐在她脑海中模糊，唯独妈妈死前捧着她脸蛋说的话，她还记得很清楚……她要活，即使活着很辛苦，一个人很孤独，她也一定要活！

“妈妈——”剧烈的咳嗽震动着玥月的胸腔，浅浅的水痕从她嘴角流出。晶莹



的泪珠从眼角滚落那刻，她睁开了眼。眼前眉若远黛，眼如梨花带雨，唇似海棠醉日，有着倾国之容的美人，刹那又惊得她神魂一漾。

“你醒了！”媚娘含笑取出手绢为玥月拭去眼角的水痕。

她真美，就像朵洁白如雪、向阳而放的牡丹之王——姚黄！“你是谁？”玥月狐疑地打量着眼前这位龙瞳凤颈的佳人。

斜斜绾起的坠马髻透出一股慵懒却又美到极致的华贵，宝相花纹的罗衫上金线挑绣着团花，腋下系一蓝色丝带，一袭石榴红金线挑绣大朵芍药的罗裙高腰垂下，裙摆迤迳，艳红的薄纱披帛长长地飘于身后，华丽却不庸俗，更衬出她的卓尔不群、高雅脱俗……活脱脱一个古代仕女图中走出来的美人。

等等，她若是乾陵的工作人员，未免穿得也太过华丽了吧！轰——与王雅去乾陵旅游，不幸落井的记忆跃现脑海。

“小雅，小雅在哪里？”玥月猛然抓住媚娘的衣袖慌乱开口。小雅，只要能找到小雅，一切都能弄明白！

“我不认识小雅。我叫媚娘。”果然，她不是明月！心头一酸，浓眉轻颦，清澈的眸子间闪耀着点点泪花。

“媚娘？不会是那个一代女皇武则天吧！”搞什么搞？落井醒来，却像闯入了疯人院。她挠挠脑袋，拍拍没几两肉苍白的脸蛋，摇晃着站起身来。

“自古以来男子为帝，哪来的女皇？”看着对方粗鲁的举动，媚娘微微摇头，轻颦的眉头蹙得更深，“我姓武，陛下赐名为媚娘，册封才人。”她的确不是明月，而是不知从何处冒出来的野丫头。

武媚娘，武才人？！My God！她不会也穿越了吧！玥月宛如被闪电击中一样，扑向不远处的铜镜前。

黑发披于肩后，一身红白绸缎襦裙尤显身段修长，眼若秋水含烟，面色如雪苍白……熟悉却又陌生的形象跃现镜中。

“我究竟是谁？”她迷惑而痛苦地蹲在铜镜前，数不清的疑惑蜂拥而上。她到底身在何处？到底是谁？

“我……我不知道你是谁，也不知道你为何会出现在这里。”媚娘本想欺骗自己，也欺骗对方，告诉对方——她是明月。但看着那张与明月一模一样的面容痛苦不堪，她顿了顿却难道出谎言。

“我只知道，你虽然长得和明月一样，但你不是明月。”媚娘轻步上前，缓缓蹲下搂住玥月的双肩，“明月死了，不会回来了。”揪心的泪顺着眼角静静流淌。

“明月？”明月是谁？她的手指划过冰冷的镜面，含泪的双目满是迷茫，“我不是明月，我是……我是……”王雅朗笑着叫她玥月的记忆，跃现脑海，“我是玥月，武玥月！”她笑了，灿烂如春日绚丽的紫藤花。

“玥月。”颤抖的柔荑抚上玥月的双颊，明月的音容缓缓与玥月重叠。明月离开，带来一个玥月，这算明月留给她的缘分吗？泪水像黑夜里的泉水清澈而凄凉。

梨花带泪，美则美却让人揪心。再说要哭，也该是她哭吧！她找不到王雅，甚至无法确定自己到底在哪里！

“别哭了！”玥月拉扯衣袖为媚娘拭泪，打量着屋内奢华的摆设，黑眼珠咕噜转动，焦急而紧张地吞咽唾液，询问道，“这里是哪里？现在究竟是公元多少年？呃……或者说是谁执政？”心紧张跳动着，书中的穿越不会真发生在她身上吧？

“这里？这里是太极宫，时逢贞观十五年，太宗皇帝执政。”媚娘忍住眼泪，好奇打量着眼前嘴巴张得足以放下颗鸡蛋、双目惊愕突出的玥月。她究竟从何处来？为何会在井中出现？

贞观十五年？那么就意味着她穿越到李世民统治时期。玥月拉扯着头发，瞬间觉得自己如飘云里雾里，不知方向。My God！她居然从乾陵跑到了中国历史中辉煌而华丽无比的唐代！媚娘？！刚才眼前这个女孩说她叫武媚娘。

哇——玥月脑袋轰隆闪过一片白光。她果真和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来了次亲密接触！这……这是什么情况啊？她，她不是在做梦吧？

柔美的紫藤花在金灿灿的阳光下静静绽放，阴沉的古井被细润的阳光染上层活力。她该跳下去吗？玥月蹲坐在井边犹豫不决。

虽然她答应过媚娘她会尽心扮演好明月的角色，可她心中只装得下——回家。

呜呜……不知道现代为何会有一票穿越粉丝，在古代她可一点也不习惯！没有电脑、没有电话、没有电灯、没有电视……连她喜欢吃的冰激凌都没有。

更可怕的是，这里虽为皇宫，却依然没天天洗澡的条件！幸好现在天气不热，否则她还脏死？

她要回去，她一定要回去。不过好像回去的唯一办法就是跳下井去。她该跳下去吗？跳下去万一回不去怎么办？那会不会被淹死？……唔，她不要死。玥月嘟起嘴巴，挑挑眉。跳，不跳？呜呜……好麻烦！她拉长脑袋，探出身子，凝视幽深的井水。

“别跳！”一道强有力的呼唤，笃然在她身后响起。

“啊？！”身子一颤，脚下踩上青苔，身体前倾，眼看要扑入井中。这样下去应该是个意外吧！如果能穿越时空回去当然最好。如果不能，叫她别跳的那个人会救她吗？

一阵风闪过，在她坠向井中那刻，一双有力的臂膀搂住她的腰，稳住她下落的身形。

来者一身银线挑绣雄鹰紫色益州高杼缎袍，佩金玉带十三铤，脚蹬乌皮六合靴，黑眉如剑，朗目若月，鼻挺如山，薄唇如菱……身形挺拔俊朗。

“小娘子<sup>①</sup>，何必轻贱性命？”沉稳的声音宛如钟磬。

“靠，谁是你的娘子……”这人有病啊，见谁都叫老婆！鸡皮疙瘩瞬时掉了一地，玥月转身正欲继续责骂对方。可由于彼此距离太近，她扭头面对他那一刻，细嫩的额头刚好扫过对方双唇。

“啊！”她本能低呼一声，羞红着脸扭头。

柔软，冰凉！双唇触上玥月额头那刻，他愕然一惊，一股酥麻从脚心直冲大脑。他怎能去亲吻一个素未谋面的女子？这……这不符合规矩。他全身僵硬，两道如墨的剑眉紧蹙。

“放……放开我。”玥月尴尬推了推对方，慌张出声化开两人的尴尬。色狼，色狼，古代の色狼怎么比现代更可怕？

他嘶哑的声音比玥月好不到哪儿去：“嗯！”看着玥月羞红的面颊，静如止水的双瞳掀起巨波，在慌张松开玥月的同时，他的脸“刷”地变得通红。

被他双唇扫过的地方，隐隐透着丝丝凉意，仿佛在提醒那张连小狗都不曾舔过的脸蛋，刚被陌生的男子侵犯。

更可恶的是，那个吻的罪魁祸首不在他，而是自己。天啊！想到这儿她又羞

① 男子和女子打招呼，不管是否相识，一律可以称为“娘子”，年轻一点的可以称为“小娘子”。这里“娘子”并非老婆含义。



又恼。她咬唇叹气，抬头却正好撞见对方慌张的亮瞳及脸庞难以掩盖的绯红。

怦！她心尖猛一跳，脑袋混乱一片，双颊变得更加火热。对于眼前这个叫她娘子的疯子加色狼，她应该给他一拳，大骂几句……抑或自行负责？

男女授受不亲！为了救人揽过她的腰，那叫万不得已。可他却不小心吻上了她的额。若按古例，他要么纳了她，要么她保贞洁自尽……想到当年长孙皇后的教诲他就头皮发麻。到底该怎么办？眼前这宫女打扮的女子，不会哭嚷缠着他，又或再度投井自尽吧？

他虽被朝中大臣称为温文尔雅、文武双全、智勇过人……可他戎马半生，一心报效朝廷，所接触的多为男子。如何处理女子之事，他真是大姑娘上轿——头一回！

他紧张叹气，硬着头皮：“那个……那个抱歉。”为守礼教，维护朝中形象，若此女泼辣缠着他，他勉为其难收她为婢；若她不纠缠，那就万幸。拿定主意，缓缓吐气的同时，温雅的气质再次回到他的身上。

“哦。”她下意识应声，只觉得额头那丝凉意更重。

事情到此为止？望着玥月依旧绯红的面颊，他陡觉不可思议。他应当对她说些什么吧？愣了半晌他终出声，声调依旧慌乱异常：“刚……我……情况太混乱，我不小心……小娘子实在抱歉。你也知晓刚才，我……你……”

他是个笨蛋吗？没看见她努力漠视那句怪异的小娘子，正在淡化那个意外的亲吻吗？他……他干吗还要不断重复和强调？还嫌她丢脸丢得不够多吗？

玥月摇头跺脚，微恼抬起脑袋，吸气叉腰：“别，你，我了！你是个男人耶！说到丢脸也是我丢脸，说到吃亏也是我吃亏，你有必要不断重复刚才的尴尬吗？还有，你和我什么关系都没有，别小娘子来，小娘子去的！恶心死了。”她喘着粗气，将事情摊开说后她觉得心情好了不少。

什么？这是何理论？哪句又符合《女则》？而他不呼她为小娘子，难道呼她为小郎君？她是女子没错啊！

脑袋被玥月的话语击得晕乎乎的，他眉头挑得老高，惊讶地盯着玥月双颊上那抹红晕，瞬间忘记原有的尴尬和担忧。

没关系，都什么年代了啊！亲吻额头在国外还是种礼仪了。她又何必将自己困在一个平凡的亲吻上？更何况亲她额头那人一身干净的紫衣，长得温文尔雅，



就像那些温柔专情的韩剧男主角……再说她可是新世纪新兴女性，才不会因为待在古代，脑袋就变得迂腐。

“你这是什么表情？俺又不是从火星上来的，你有必要用这种怪异的神色打量我吗？好了，好了，算我倒霉，就当是被狗亲了一下。算我遇见疯子被人占了口头便宜！今天所有事情，我们都当成没发生过，明白吗？”玥月嘟着嘴，努力忘记额头敏感的微凉。

火星，何解？玥月眼瞳毫不遮掩的怒火，意外让他心弦微微一动……是那个吻作祟吗？眼前的小娘子，在换着方式对他死缠烂打吗？……当真如同魏王所言，后宫的女子沾染不得。

“小娘子，有话不妨直言。何须用怪异的举止遮掩？”他无可奈何理理衣袖，挤出一个笑容。算他倒霉！好不容易回宫，偏惹上这等风流事。

还叫她小娘子，这个古人没听懂她的话吗？那个笨蛋脑袋是木头做的吗？还有，他笑什么笑，以为他是皇帝，女人一见到他就要扑上去？……哼，恶心的大男人想法！以为穿一身好衣服出来晃荡，女人就该像扑羊的狼吗？

呃——超级无语的自恋狂！玥月瞪着他，眼中喷出万丈火焰：“没有人需要你负责，我更不需要你负责！别仗着自己衣服穿得好，颇有几分姿色，就以为是女人就会像狼一样，毫不犹豫向你身上扑！切，你真以为你是奶油蛋糕啊！”玥月瞪了对方一眼，上前两步狠狠踩了对方一脚，扬起脑袋又轻蔑瞟了对方一眼，扇扇衣袖扬长而去。

她才不管对方什么身份，反正用不了多久她就能回去。就算对方找她算账，遭殃的也是明月，而不是有着超现代头脑的玥月。想到这儿，她笑得有些得意，看着头顶灿烂的阳光，她又有些惬意。

她……她说了什么？那是女子该说的吗？今日所见，可是他李宽，从世子到平民，再从平民到皇子，又从皇子变侯爷，这几十年以来闻所未闻的场面。

一阵风吹过，混着紫藤花香的花瓣随风挂在李宽的发丝上。他看着玥月离开的背影，眼中除了惊愕，还隐隐有一丝激赏。他们应该还会再相遇吧？！

阳光洒落在紫檀木桌上的佛像上，佛像前放着一座雕花铜质檀香炉，缕缕轻烟载着檀香缓缓从炉中升起。嗅着空气中安神的檀香味，坐在屋中与人对弈的李



宽不雅地打了个呵欠。

“侯爷，很无趣？”坐在李宽对面一身白袍，道骨仙风的老者，执手中白子笑言。

“不。李太史多虑了！”李宽倒一杯茶饮尽，捏捏鼻梁将目光移向了窗外。

窗外搭着一花架，花架上缠满了淡淡的紫藤花。半眯着眼品着紫藤的香气，他不禁想到了那个跳井的女子。她真的很奇特！

“侯爷喜欢紫藤花？”顺着李宽的目光，李淳风向外望去。看着窗外开得大好的紫藤花及随风落在李宽发梢的紫藤花瓣，他玩味道，“不如老朽给侯爷占上一卦？”

“卜卦？”李宽倒茶的手一抖，几滴茶水落在了棋盘上。

李淳风官拜太史令，不仅精通天文和算术，更能凭借一身阴阳学窥探古今未来之事。据说当年在太宗皇帝面前指出李宽未亡，而是在动乱中流落民间，再到后来通过易术，将李宽迎回宫与太宗皇帝相认的就是李淳风。

此等再造之恩，李宽一直铭记于心。长期以来在他眼中，李淳风不仅仅只是太宗身边会占卜的近臣，更是他的救命恩人。

丝毫不在意李宽眼中的惊愕，李淳风看着滴落在棋盘上的茶水，又看看挂在李宽头上的花瓣，他笑着在指间掐算……终于他仰头大笑：“龙遇水腾，水为花生。侯爷恭喜了！”

“恭喜？”好模糊的一句，李宽迷茫地反问。

人未到，笑先至：“哈哈，当然恭喜，好事将近。”房门突被推开了，面若朗空旭日，态如春日之风，眉若远黛之峻，眼似幽潭之深，鼻如险峰之峭，唇似珊瑚之态……一身蜀州紫色大科绛罗上绣金线麒麟温润如玉的男子，拥着一身细柔的阳光，大步来到李宽身边。

“二哥好久不见。”嘴角天生微微上扬，不笑时自含笑三分。

“魏王，楚王早溢。我不过是陛下认的义子。”李宽无奈笑了笑。所有皇子中，这个随时笑眯眯的魏王李泰，最易让人感到亲切。

“但你确实是我的二哥。虽说父皇将你过继给叔父，可你身上流着的是父皇的血；何况若不是叔父疏忽，父皇怎会以为你夭折？你又怎会流落民间受苦？……相隔十余年，父皇与你好不容易相认，你我兄弟好不容易再见。可你为何偏和父皇一条心——碍于叔父的颜面？明明是亲子，偏认为义子。明明是楚王，偏封为